

孫中山生平及

其主義大綱

孫中山生平及其主義大綱

一 引言

世人因爲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稱他爲革命領袖；國人因爲中山先生手創「中華民國」，所以稱他爲國父。這都是表示中山先生偉大的人格與民衆愛戴的熱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業，我們的確用不着去翻閱詳細的傳記，也用不着詳徵博引地來頌贊先生，只要我們一想着這「中華民國」四個大字，便是一個極大的證據與紀念。只要這民國一日不倒，先生偉大的精神便一日存在，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也沒有了一個會忘記

的。然而中山先生爲什麼要這樣急切的革命呢？我們可以答道：只是因爲先生心裏想不得這垂危欲亡的國家，耳躲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沸湧起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願意將一生的努力，挽救垂危的國家。所以先生不辭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要實行革命救國的事業。

先生因爲本着這樣純潔的動機，下那樣堅貞的決心，所以一主不怕人攻擊，不怕人反對，只是努力不已，進取不已。事成了不居功，事敗了不喪氣。心地光明，磊磊落落，主義之外無活動，讀書之外無他嗜。一年到頭，只念念於黃帝子孫的中華民國，求其獨立，求其

平等一生雖死只念念於苦心創造的三民主義求其實現求其風行這樣「溍癖的」精神「堅貞的」毅力「整個的」人格不夠使我們欽佩嗎？我往往想到先生一世刻苦奮鬥的生活每不勝感奮興發。因為這樣所以我很想把先生平生「精誠無間百折不回」的生活懇切的寫出來給我有志的青年痛快的一讀。只可惜我與孫先生接談不過三四次先生的全部生活不甚了了。現在所寫的不過是根據報章雜誌上關於先生平生紀載的文字與講演——如黃昌穀君講先生的生活——再參以一點己意而已。現在先略述先生的生平然後再講先生主義的大綱。

二 中山生平

我們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先生起初是一個學習醫學的人先生最初在廣州的博濟醫學校肄業，過了一年，即往香港求學。那時所住的學校，即是現在的香港大學。先生在香港大學未曾畢業的時候，兩眼看到這箇腐敗的滿清政府，沒有作爲，沒有能力，總被外人侮辱，總被外人欺弄，便發生了先生的革命思想。先生以爲要救中國，首先應該要推倒滿清的專制政府，爲第一步工夫。先生發生這種革命的思想，屈指一算，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先生從學校畢業之後，看到帝國主義者欺侮中國的程度，更是一天厲害一天；中國的民族，更是一天危險一天。英法等帝國主義，早已施其侵略手段，逞其狼子野心，奪取我們的土地了。如像安南已經割與法國，香港

已經割與英國英國又霸佔了我國所屬的緬甸，日本又滅取了我國所屬的琉球。而甘被欺弄的滿清的昏蛋政府，還是那般昏昏沈沈大做其夢而老不肯醒的樣子。中山先生左思右想，以爲要想拯救中國，免除國亡種滅的危險，只有革命之一法，只有實行推翻滿清政府之一法。所以先生一邊便應用所學的醫學，在香港廣州澳門幾個地方行醫；一邊便做那救國的革命運動。

起初那些麻木不仁的社會對於先生這種革命運動，當然沒有表示半點的同情。不獨不表示半點同情，且呼先生與信服先生革命的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三人爲四大寇。後來先生不知想了多少的方法，費了多少的心血，纔把中國實在的情形誠懇懇的

用筆詳細的寫出來，用口一五一十的向人秘密的說出來，叫人聽了心酸，叫人看了生氣，叫人聽了覺得中國政府原來是怎樣的腐敗不堪，叫人看了覺得中國的地位原來已到這般的危險萬狀，于是始覺得不得不維新，不得不革命的志士，才算多幾個了。先生這時候便邀起他們組織了「興中會」，又組織了許多的革命機關，大做其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約摸做了十多年，感覺中國實在非革命不可的人逐漸又增多了，遂有廣州第一次的革命。這一次革命，沒有擬定具體的計劃，故犧牲雖大，却是沒有甚麼結果。但是中山先生却並不因此即變更志氣，即偏促像那轅下駒，無聲像反了舌子，低眉有如菩薩，衰頹活如駝子。先生並且變本加厲，努力倍進。所

以後來接二連三便發生了惠州的革命，黃岡的革命，欽廉的革命，鎮南關的革命，河口的革命。這些革命歷史，詳細臚列起來，真是五車不能容，也不是我這個淺陋的人可以叙得清楚的。所以我們也只好姑且把他放下不講，我們只來研究孫先生每次失敗以後的生活的情形，證明上面那句「事敗了不喪氣」的評語，旁證所以令人怎樣欽佩的原因。

孫先生每次作革命的生活，總是在將要起事之先，籌得一些款子，和一些手槍炸彈。手槍炸彈，在這個時候，確是他們革命唯一的武器。胡適所謂「他們的精神，只是幹幹幹；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一失敗之後，他總是兩手空空，帶一個空皮包，穿一件舊西裝，

不是亡命到日本，便是亡命到南洋羣島。在滿清禁令極嚴的時候，東亞這麼大的領土，幾無先生個人的立身之地。先生因為不能在東亞立足，逼得要亡命到歐洲和美洲兩方去。每次亡命因為特別秘密，兩手空空，分文莫有，故先生居住的地方，多半是污穢的；先生喫的東西，多半是粗糲的。所謂「粗茶淡飯，聊充饑渴」而已。照普通的一般人講來，好逸惡勞，乃人之常情；嫌貧愛富，亦人之常態；處在這種窮苦不堪的境地，遭著這樣鬱鬱倒霉的時候，至少也變更幾分宗旨，至少也改變素來幾分貞節。但先生始終不變節，始終忍苦，他的革命志氣，始終如一。像這個樣子，先生的革命志氣，真有如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的了。

中山先生的革命，在前清所反對的，便是滿清的專制政府。這個獨夫的專制政府，又是中國專制政體最完備的政府。他的領土，共有二十二行省，人民約有四萬萬，陸軍新兵約有幾十萬，海軍兵船約有幾十隻，又有許多緣營巡防，先生一個人赤手空拳，正大光明的出來反對，自然不是他們的敵手，自然要遭他們的嫉恨，要被他們的逐擯，要被他們懸數十萬的重賞，購買中山頭了。而那般因循苟且老不前進的社會，更是不免挾其羣衆的勢力，陳腐的習慣，腐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來攻擊中山先生，來束縛中山先生。個個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怨他『妖言惑衆』，都說他『大逆不道』。把他家中的水缸打爛，把他堂屋的壁板打

碎，把他的袴子撕破，把他擲出海外。所以先生在滿清失敗的時候，總是受專制政府的高壓，頑固社會的攻擊。東亞大陸，也無先生的立足之處。現在先生死了，我們都恭維他，頌揚他，推崇他，開會追悼他，說他是美國獨立的華盛頓，意大利興邦的瑪志尼，俄國大革命之列寧，替他修詞，替他立傳，替他築公園，替他鑄銅像，替他建紀功碑，一天忙個不了；那曉得他已經受盡四十年的攻擊，受盡四十年的反對了！不過他不怕攻擊，不怕反對罷了。不過他覺得這種『碰釘子』的事體，原是革命黨人早已料定，無所用其灰心，無所用其短氣罷了。所以無論政府壓迫他怎樣的不堪，社會攻擊他怎樣的不成話，他還是說：『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到了民國以來，先生所反對的，便是那般橫行霸道的軍閥，那般助長軍閥禍國殃民的官僚。最初遇著袁世凱，最近遇著吳佩孚。當在袁世凱武力極盛要登大寶做皇帝的時候，先生剛剛亡命到日本，各省的革命黨人，也同時都亡命到日本。那些亡命的人，新敗之後，各個難免不是垂頭喪氣的樣子。各個都說袁世凱一定要做皇帝，各個都說「沒有辦法」。袁世凱那廝，又鬼鬼祟祟地表示他的態度，公然秘密地傳出他的消息，說是：「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做皇帝者有重賞，逆我做皇帝者嚴拿。」睜開眼睛來看，那般承順袁氏意旨的人，果然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了，果然一個一個的都升官發財了。有的更是享大名了，有的更是受社會格外

同的恭維了。

到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那箇能無所動心，那箇能夠堅持到底？所以那些「一經摧敗而即羣焉皆餒」的亡命黨人，住的不久，床頭金盡，壯士無顏，便赶快跑回北京，向袁世凱叩頭悔過了。免得袁氏的嚴拿，免得社會的唾罵，免得家庭的責備，免得朋友的怨恨，或者僥倖能得一官半職，更可以同享榮華，過那安富尊榮的生活了。只有強毅不屈的孫中山——自然不止他一人——不肯這樣。他也不怕袁氏的嚴拿，也不怕社會的唾罵，也不怕其他的責備，更不想那安富尊榮的生活，更不敢存那僥倖可鄙的觀念，只是覺得爲要與國家爭人格，爲要與共和爭硬氣，便不由他不起來嚴抗，起

來聲討。所以先生處在這烏烟瘴氣的時候，不但不灰心，不但不喪氣，並且精神抖發，興奮揚勵，把中國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繼續的努力，繼續的革命。

當吳佩孚在洛陽盤據，新勝皖軍奉軍之後，先生又指揮北伐軍，去到我們廣西桂林，取道北伐。其後因爲湘省不允過路，遂改變計劃，向江西進伐。那時已經攻克了贛州吉安，不久眼見可得江西全省。吳佩孚忽然勾通陳炯明，在廣州拆先生的後台，大礮轟擊觀音山，把先生逼到一隻破兵船上，水陸夾攻，整整圍了五十六日，一心要他屈服，一心要他下野，一心要把他活活的弄死。但他決不屈服，決不畏死。先生以爲一箇人，總有一死，一年兩年也要死，十年百

年也要死；不識石灰的彭祖也要死，騎青牛的老聃也要死；如果真是爲真理而死，爲主義而死，爲抵抗強權而死，爲四萬萬同胞力爭身家性命而死，那是死得的，那是值得的。先生是爲爭人格而戰，爲反抗帝國主義而戰，所以決不經意，決不理會，一心一意等那北伐軍回來，消滅那勾通帝國主義的陳軍。其後不幸聽到北伐軍完全失敗，始回到上海去。

我們試閉着眼睛一想，假若有這麼樣的一箇人，坐在一隻破兵船上，被敵人水陸夾攻五十多天，飲食又不好，又要計劃軍事，思慮又多，一出虎口，他的精神是怎樣的衰疲，是怎樣的頹唐？但中山先生的精神，却是一點沒有衰頹，仍舊和平常的精神，無二無別。一

到上海，先生的精神，更是發揚蹈勵，辦事見客，有條不紊。在上海住了幾箇月，又把陳炯明趕出廣州，先生便於十二月之二日，再回廣州。

先生初回廣州的時候，本來主張化兵爲工，和平統一，想在全國紛糾之中，求一箇解決的方法，免得再用那不得已用的兵。但是與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因爲畧有衝突，吳氏想盡種種方法，抵死的來反抗孫先生的革命政府。所以東江方面，就利用陳炯明的軍隊來打，廣東南邊，就接濟鄧本殷的軍隊來騷擾地方。弄到其底，中山先生四面受敵，人民也喫虧。打了一年多的戰，未嘗休息。像應付這樣麻煩的戰事，無論你是什麼鐵鑄的革命家，都應該要筋疲

力倦了。但是先生處理軍事政事，還是有條有理，沒有一點紊亂。並且於處理軍事政事而外，每一星期中，還要預備講演，到各學校或軍隊裏去講演幾次。

像這樣講來，先生在前清不怕滿清專制政府的淫威，在民國不怕袁世凱吳佩孚的武力，總是用一支孤軍，與惡魔鏖戰，與羣醜奮鬪，一直奮鬪到去年要死了還要奮鬪！這種革命的志氣，真可算是威武不屈了。梁任公說：『……其在當時也，爲天下不敢爲，道天下不敢道。其精神有江河學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沈舟一瞑不視之概；其徇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涸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